

我的父親

(本文插圖刊第五頁)

●張健心(總統府國策顧問)

父親逝世，忽忽一年有半，緬懷親恩，難抑無限孺慕與哀思。父親一生，立德立言立功，為世所周知，亦為人所共仰。自然我在承歡膝下之餘，從其日常生活中，體會到了更多真情的流露，也格外的凸顯出父親的思想和人格，謹將我對父親一生言行的感受與領悟，分三方面，敘述如後，以誌永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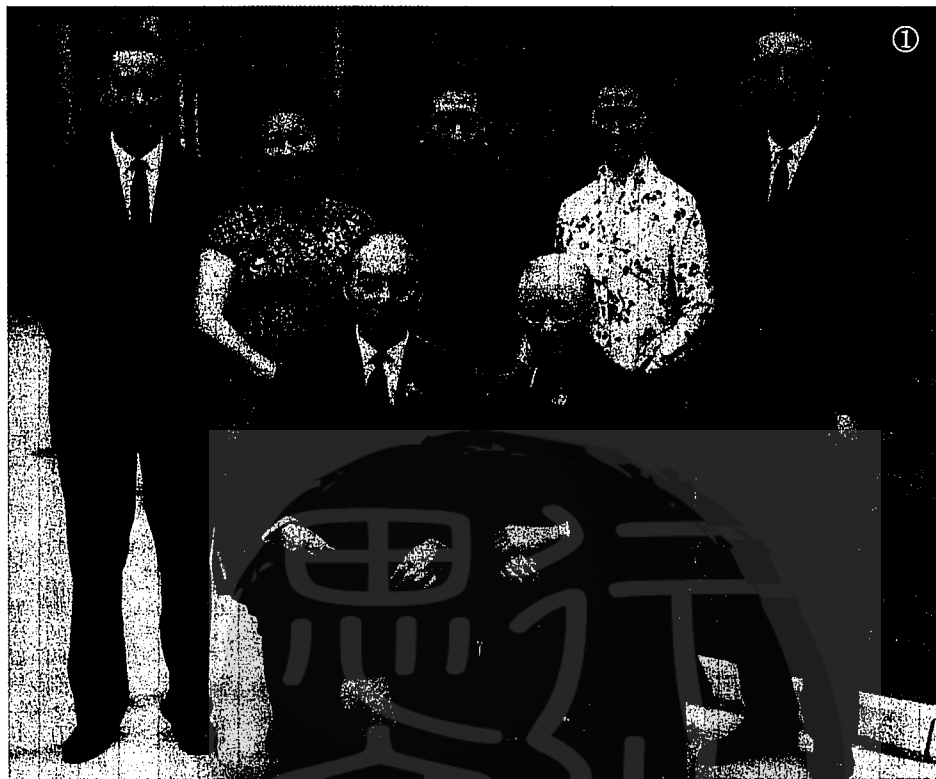
第一、他是一位慈祥的父親——是我衷心敬慕的父親。

他相貌堂堂，不怒而威。年輕時脾氣稍為急躁，同時因為受的是軍事教育，態度性情，也比較嚴肅，加上日夜奔走國事，在家庭和子女團聚的時間很少，因此我們小時候，都很怕他。不過母親常說，父親是面嚴心慈。果然隨著年齡的增長，性情也有了改變，在我之後出生的妹妹和弟弟，就幾乎不曾挨過父親的打罵。

到了晚年，父親更加喜愛小孩，有一次去榮民總醫院接受物理治療，在醫院裡看到一個婦人，兇巴巴地責打著頑皮的孩子，他心中不以為然，也十分不忍，便走上前去當面規勸那婦人，不要如此嚴酷的對待孩子。

父親早年為國事奔走四方，正如他在紀念母親生平一文中所說，和母親結婚後離別多於團聚，憂悲多於安樂，因此對子女的教養，多倚賴母親。基本上他對子女的教育，以至後來對子女的婚姻和就業，完全聽任各人自由發展，從不施加任何壓力。祇有一次在我從國外留學，回到成都之後，有幾位世交好友約我共同創業，從事營建（我學的是土木工程），那時他正擔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所以他認為我應當避嫌，不要參加。後來我之所以走入仕途，乃是各種機緣所造成，與父親的意願，可謂完全無關，又如我弟弟本習電機，留學歸國，原在台灣電力公司工作，後來決心去讀神學，終生奉獻神工，父親也未加反對，祇是要求必須徵得我弟婦的同意，否則他不贊成。

至於我在交遊和從公方面，父親也從不過問，好像是頗不關心，但事實並非如此，從母親口中，得知兩件事，一件是我到台北不久，父親的一個朋友，說要請我去台北的酒家見識見識，父親不曾反對，祇是當天晚上，在等我回家的時候，半開玩笑地對母親說，他這個朋友是在引誘良家子弟做壞事。第二件是民國五十一年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代表政府向日本政府洽商一筆一億五千萬美金的日圓貸款，後來因中日關係，發生變化，而擱置下來，等到吉田書簡發表以後，才恢復商談。民國五十四年春，我已經從經合會奉調擔任經濟部次長，因此經合會簽報先總統 蔣公，派當時的秘書長陶聲洋和處長章永寧，赴日洽談。沒想到 蔣公竟親筆批示，加派我一同前往，因而引起另一位熱心對日事務的元老誤會，說我父親何必一定要叫自己的兒子插手此事。我去日本後，父親對母親說，繼正向來出去辦事或開會，我從不擔心，但這次繼正去日本，倒有些放心不下。所幸那次日圓貸款，總算圓滿完成。



① 張群先生（前左）偕夫人與家人合影。
② 張群先生寫給作者張繼正的親筆信函。

麟兒見 十二日函奉 兒收於年做遠
家叙（未函誤休席字應注意）天倫之樂甚
慰國事艱惶不易補救誠可痛心惟多倫如
何煩向不能消極仍惟有努力前進竭力奮
鬥之一途耳但須知父貴有盡之責子貴健
所其志是兒當思其責任之重大而知所以努
力也此次本堂全體會議氣象頗佳固不
必有驚人之舉但能守定時局即不少裨益
其道理與求學相同不必急求新奇能先將
基礎築成自然可以創造也年做時余必在家
與兒樂聚一老諸希釋念此復順頌
學安
父張群 十二月十一日

關於持身之道，父親時常對我講的兩句話，是「懸崖勒馬」和「君子慎獨」。他認為處身社會，無法避免試探和引誘，所以一定要能懸崖勒馬，否則一時失足，便會遺恨終身。同時要注意君子慎獨的明訓，在獨處時，要特別提高警覺，不要因為沒有別人在旁邊，就把握不住，做出有虧良心的事。他曾提到在上海市長任內，由於上海有外國租界，龍蛇雜處，聲色犬馬，種種誘惑，不一而足。因此他常用這兩句話來警惕也就是勉勵自己，不要受到外來的污染。

處事方面，父親也常提到先總統 蔣公，在遭遇橫逆，進退兩難之際，他的決定，往往不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是「照道理做」。換句話說，就是祇要行得正，就不必計較後果，所以父親一生，不論是做人或做事，都是照著道理去做。晚年他更是時常說，身為一個基督徒，就應該如何如何去做的話。

除此之外，父親對我，很少當面訓誨，因此我從他的為人處事方面，所領受到的身教，實多於他的言教，而他的確是一個視身教重於言教的父親。

第二、他是一位政治家——是我羹牆思慕的政治家。

父親一生奉獻，為國辛勞，他的事功，人所盡知。在他百歲誕辰時，總統李登輝先生，稱他是崇法務實的大政治家，但也有人分析，說他是中國傳統良相型的國士，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政治家，迥然不同。他從不組織群眾，不搞派系，不培植班底，因此在現代政黨活動中，幾乎談不上影響力，自然也無政治勢力可言，甚至在黨內，有時還會被排擠，受攻擊，遭妒忌，每遇政治運作，往往會被認為「政學會」的重要人物，予以抵制。

其實，所謂政學會，乃是北洋政府時代，國會中的一個問政團體，成員大都是國會議員，而父親在民國早期，幾乎都身在南方，論時代、年齡、政治路線，與政學會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其所以會被認為是政學會的重要分子或領袖人物，實在是因為那些搞派系的人，為了要排擠他，祇好先誣賴他，指他也是一個搞派系的人物。

曾經有人責難父親說，既然崇尚民主政治，為什麼不也組個黨，父親的答復是，他並不是無黨，早在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就已經和總裁同年加入同盟會，一生的歲月和事業，都跟國民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黨內不得有小組組織」，乃是國民黨的基本紀律，也是他一貫的主張，因此不搞組織，不搞派系，雖然和現代民主政治的做法，未必盡同，但國民黨創建民國之後，幾乎一直在驚濤駭浪中奮鬥，他何忍在黨內挖出一部分同志，來搞某些小組組織，以予智自雄，來破壞黨的團結，分散黨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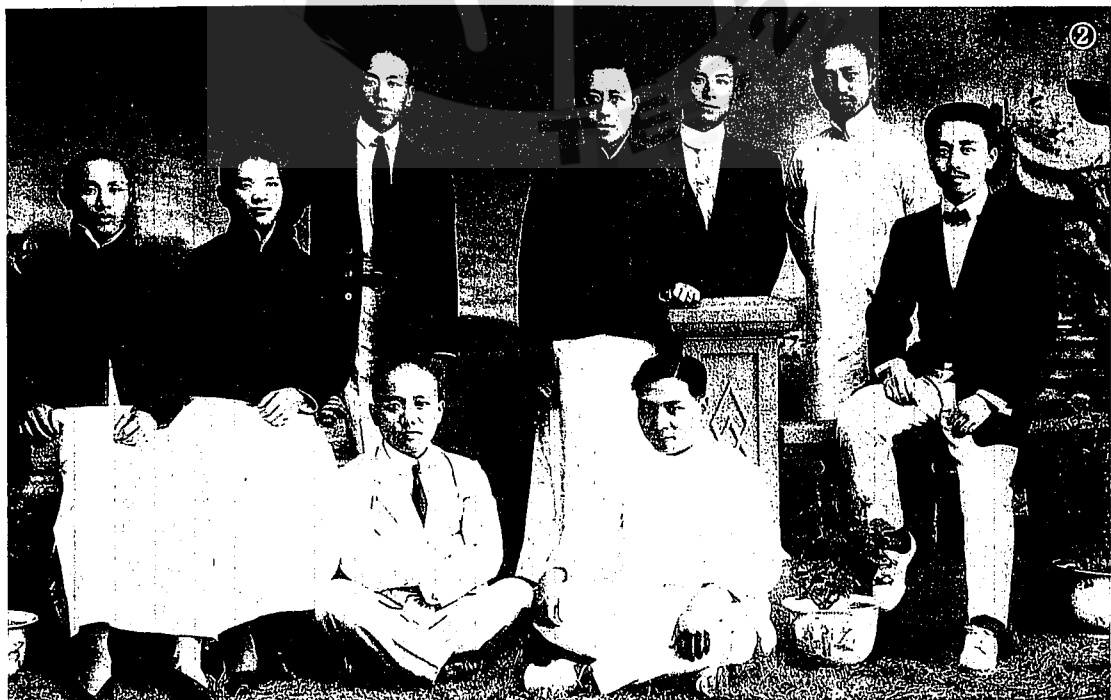
也因此，他主持過許多機構，都是用人唯才，從沒有固定的班底，以致有些僚屬，難免不滿，認為他不肯提攜，即或提攜，也不肯盡力，由此，更可證明，指他是政學會領袖的說法，實在是無稽之談。

民國三十六年，政府準備實施憲政，擴大政府基礎。父親經國民黨、青年黨和民主社會黨的同意，出任行政院長，民、青兩黨及無黨派人士，都參加了內閣，充任閣員。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實施憲政，這一過渡內閣，自然隨之改組。行憲前後，先總統 蔣公曾兩次徵詢父親出任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長，但當時黨內派系，鉤心鬥角，醞釀舉行黨內假投票，父親認為既不能獲得全黨的支持，自將無法獲得立法院的多數支持，即使勉強組閣，所有政策，恐將無法順利推行，便不成其為責任內閣，因此兩次堅辭提名，甚至不辭而別，飛回成都，直到決定由翁文灝組閣，父親才回到



①張群（後排左）民國十九年與家人合影，前立者為次公子繼忠，中坐者為岳母彭太夫人，後立右起：長公子繼正，夫人馬育英女士，長女亞蘭，次女佩容。

②張群（前排右）與何應欽（左一）朱紹良（左二）早年在上海合影。



南京。

民國四十三年，父親奉派擔任總統府秘書長，六十一年奉准退休，歷時十八年，其間曾因不勝繁劇，一度向蔣公請辭，蔣公答以：「我做總統，有誰比你做我的秘書長更為適當？」父親無言以對，祇好繼續擔任下去。

父親一生追隨蔣公，為黨國盡心盡力，為領袖分勞任怨，每逢危急，輒先赴難，對身家性命，無所瞻顧，國外報章，稱他是蔣公的 No.1 Iron-bie Shooter，他自己也常說，總統日理萬機，有時難免在某些細節上有欠周延之處，所以秘書長的工作，就是補漏的工作，他十八年間，就是殫精竭慮，擔任這個補漏的角色，這也許就是他在政治上的定位，因此，他被視為中國傳統良相宰相型的政治家，似乎也不無道理。

第三、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但卻是一個生命力很強的人。

他身體壯健，富幽默感，有多種興趣，不但求知慾強，還喜愛交遊，所以也是個富於生活情趣的人。

民國四十六年他六十八歲生日，在向新聞界談感想之時，曾提出「人生七十才開始」這句話，因為根據科學研究，一般動物的壽命，約為其成熟年齡的六至七倍，人以二十歲為成年，應可活到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歲，而七十歲祇是過半而已。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說人的智慧，到七十歲才完全成熟，這句話數十年來，已成為廣泛引用的世紀名言，父親認為這句話，給老年人——包括他自己，增加了不少信心和盼望，于右任先生題詩，即譽為「人生七十才開始，時代精神一語傳」。

父親每年生日，從不做壽，但也不避壽，他不做壽，因為他認為壽是神所賜予的，同時他的生日，正是他母親受難之日，就個人言，實在沒有什麼好慶祝的，而他也不避壽的原因，是他愛朋友，所以朋友來祝賀，他很高興感謝，尤其是那些因事忙、路遠或者年事已高、行動不便的老友，平時難得見面，在他生日那天，特地趕來向他祝賀，他何忍避而不見，所以他一定要親自在家接待。生日當天，他幾乎是一直站在大門口迎賓送客，與人握手問候。直到後來，因為體力衰退，不能久站，不得已才停止接待。

父親秉性澹泊，襟懷磊落，從總統府卸任以後，每天都閱讀聖經及靈修日程，追求靈性上的造詣，並欣賞書畫藝術，以增添情趣，調劑生活，但對國事的關心，則未嘗稍減，每天一定閱讀多種報紙和資料，前幾年，台灣亂象漸生，更不免憂國憂時，常對人說，我在酒色財氣中，前三字都沒有了，但還剩下最後的一個「氣」字，因為我一看報紙刊載，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就不免一肚子的氣，心中非常難過，於是大家勸他少看報紙，他卻不肯，直到後來視力衰退，雖已無法再看報紙，但仍然要護士每天讀書報給他聽。

父親八十歲起，兩耳患重聽，愈來愈深，配帶助聽器後，功效也不大，九十三歲時兩眼患白內障，任醫師割治，也無濟於事，視覺聽覺，兩皆衰退。因此各種集會，不能參加，又無法閱讀書報或看電視，連一向喜愛的寫字，也無法再提筆，心情抑鬱，可以想見，尤其在去世前一年，因腎臟功能衰退，醫囑不能食鹽，日常飲食生活，發生了大的變化，加上政局紛亂，憂國憂時，心神頗受刺激，因而體力日衰。終以心臟及腎臟功能衰竭，與世長辭，但直到心臟停止跳動，神智仍始終清明。

父親最後一次入院前對我說，如上帝要他離開這世界，他已一無牽掛，所以就將後事向我交代清楚，身後火化，舉行追思禮拜後，將骨灰送至陽明山公墓和母親的骨灰同葬一墓穴（這是他十七年前家母去世時就已做的決定）。等大陸光復後，取出一部分骨灰，帶回四川老家，灑在成都上空。從這一遺命，足見他愛國愛鄉的情懷，死而不已。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為父親完成他這最後的心願。

有一年生日，父親應新聞記者要求，說了以下四句立己立人的話：
有容量乃大，無疾壽而康（有記為無病健而康）
報國當盡瘁，敬神日月長。

嗣後他也時常提起這四句話，不過對其中的第二句，有些修改，直至他去世前不久，才將第二句確定為「無欲心自安」。並且特別囑咐我，要將這四句話，記載入他最後修訂的傳略中，想必父親是有意用這四句話，來說明他的自己一生。（本文排印匆促，未及送請作者核校，如有錯誤，容再更正）



張群先生偕夫人（左三左四）遊鵝鑾鼻燈塔與友人合影。後排左為黎玉璽上將，前排右二為屏東警察局長溫應冰，前排左二為黎玉璽夫人，左一為溫應冰夫人。